

饥 饿 荒 原

及
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饥 饿 荒 原

及 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饥饿荒原/及容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7

ISBN 7-02-002805-5

I. 饥… II. 及…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5215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8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6.80 元

1

就如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那片荒原上挖出了两具恐龙的骨架一样不可思议，二十多年以前，只距恐龙曾经出没过如今的佛山县城十几公里，发生了一桩怪异的事情。

本来，在挖出恐龙骨架之前，谁也没有留意与追究过那片荒原有多么古老。平静的江水日复一日汨汨地流着，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沉积的养料滋润着两岸流经的土地，把它变成了一片辽阔无际的黑色的沃土。这荒原存在真的是几千年么？几千年多么久远？平时所说的“五千年的中国文明”便似乎已经囊括了人类从衍生到发展的全部历史。可是，何止又是仅仅几个千年？恐龙出过的时期距今若按年代计算，明明又是几万几亿，那么，谁又知道这片土地的年龄呢？地球形成它就出现了么？它可是并不苍老。永不凋落的针叶松的郁绿，漫山遍野花儿的姹紫嫣红，以及冬雪覆盖的一片洁白轮番装点着荒原的一年四季，使它蕴藏下了青春才有的勃勃生机。说它古老，它曾与恐龙同在；说它年轻，许久许久以来它就那么面朝蓝天仰躺着，一如一个从来没有被欺凌的纯洁的少女。

比二十年前发生的那桩怪异的事情更早一些，距今半个多世纪以前，一批山东的流民迁进了那片土地。他们聚集在江的西岸，想从那江中淘出黄金来。但他们失败了。江水清冽、澄净，除了鱼儿畅游，除了被江水汇融着的看不见滤不出的水族的乳汁，他们只能淘出些江水从上游携下的沙的颗粒。于是，他们

不再做黄金的梦，他们在江边驻扎下来，打鱼、狩猎，间歇着种点儿自食的粮食蔬菜，踏踏实实地生儿育女，成了这荒原上的第一代居民。居民们聚得多了，形成了一个自然村落，它就是佛山县城最早的雏形。

许多年，佛山县城周遭百里，再也渺无人烟。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叶，一队解放军转业官兵来到了这里，其中的一支，便驻扎在了距佛山县城十几公里的一个地方。这地方南面靠山，北面临江，西面坡下有一条从山涧流来的潺潺溪水，四周包围着这方宝地的，则是一马平川的小兴安岭山间平原。他们落下脚，便开始伐木搭屋，先是搭了几间披着乌拉草的拉合辮小泥房，转年又用木料扎出几座房架，四周编上荆条，把荆条摔上搀进麦草的泥巴垒成四面山墙，再铺上压着锯末的铁皮屋顶，造成了几座见棱见角像模像样的土房，依照后来所明确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军队式的建制，创建起了一个新的连队居地。于是，从佛山县城乘汽车转过紧贴黑龙江畔的一个平缓的山弯，驶过一段蜿蜒着穿行于一片白桦林之间的沙砾公路，再钻出白桦林枝叶交盖的阴暗，颠下一道低缓的山岗，便能够看到一座座漆成红绿黄蓝颜色的铁皮屋顶。它们犹如一盘棋子，撒落在绿草、野花中，用色彩驱逐着原野的荒凉。

那桩怪事就发生在其间的一座蓝色屋顶下面。蓝顶小屋坐落在彩色棋子方阵的一个边角，贴近从佛山县城抵汤旺河镇的公路。公路那边，越过一片平阔的大田，便是分隔开异国领土的界河黑龙江。

界河没有界限，江面宽阔，水平如镜，偶尔江心的主航道驶过一艘机船，才会漾起几簇浪花，几道波纹。待船一过，那浪花和波纹很快便又复入平静，温柔地陷进大江的怀抱，安详地随江水向下游流去。

那桩怪事发生的时候，荒原上的第二代居民，那批三四十岁的转业大兵早已经从他们的家乡接来了妻子儿女，荒原也又接纳了它的第三代居民。这批新的居民不过是些嫩芽儿般的孩子，十六七岁、二十来岁，他们被一场震撼世界的狂热的造神运动所卷裹，中断了中学学业，来到这个荒原上戍边拓荒。在当时以及后来写进历史时，这些年轻人便为中国古老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留下了一个特定的名词：知识青年。

一百多个知识青年两年里分三批进入这个连队。第一批到来时，老兵们转业到荒原才不过一年零几个月，荒地刚刚开垦了几小片。接来的老兵们的家属孩子还没有落稳，他们就赶上了那场关于一个叫珍宝岛的国际性争端。争端引起了军事对峙，炮火的硝烟弥漫在大江上，逶迤千里，连距珍宝岛千里之遥的这个连队，也闻到了火药味。江对岸的飞机不时地越过界河到连队上空盘旋，幽暗的夜空还不时飞起几颗意义不明的信号弹。于是在接到团部下达的一个紧急命令之后，连队的拖拉机、尤特车轰隆隆响了一夜，把老兵们拖腿的老婆孩子统统撤离了沿江连队。或是到什么地方投亲靠友，或是送回老家，只留下老兵和新来的知识青年，等待着召唤，随时准备冲杀上可能扩大的战场。

那场战役总算没有扩大，也没有拖得太久，到一个叫苏晚晴的姑娘随着第三批知识青年加入这个连队时，一切已经和大江一起恢复了宁静。连队里老兵们的家属孩子又被接了回来，拖拉机牵引着土铧犁从一块荒地转移到另一块荒地，把沉睡的荒草滩翻醒过来，拖出了一条条黑色的脊梁。

苏晚晴这个生长于大城市的姑娘，来到边疆以前自然不可能想到，在这个僻远的荒原上，竟然会亲眼看到那么一桩只有在聊斋和唐宋传奇中才描述过的怪事；其他任何人也就更不可能

想到，由这桩事件牵连出的一系列情景，曾经那么强烈地震撼了这个姑娘的心灵，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以后的命运。

苏晚晴落身于距佛山县城最近的这个连队，完全是一种偶然。她不是那种爱渲染爱张扬的女孩儿，人们对她的来历，也就从来没有通晓底细。最初由学校分配时，她被安排在了另外一个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当地的老农场职工和转业的解放军官兵为基础组建，后来又加入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佳木斯、杭州、温州等南南北北的大城市里的知青，以两个独立营、三个独立团、六个师的庞大军队式建制，散布在了中国东北部的莽莽荒原之上。从地图上看，这个兵团仅仅占据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一个小小角落，然而它散落的面积，上至黑河下至密山，沿着与前苏联交界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朝内陆推进，南北纵贯三千多公里，兵团战士的足迹遍布之处，足足有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以上。苏晚晴原先欲去的目的地距离号称“天鹅项下的珍珠”哈尔滨市很近，那里交通比较便利，距离家乡比起佛山那地方来，也总算近了两千多公里。可是，当母亲把她送上了开往边疆的专列之后，火车没日没夜地狂奔了二十多个小时，眼看要到达哈尔滨时，一个中年军人忽然把她从她的伙伴们之中叫了出来，领她来到了空荡荡的餐车上。

“现在要跟你谈个事情。”那个军人看上去大约已近五十岁，头发有些稀疏，黑亮的双眼却炯炯有神。他和悦地望着面前的这个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女学生说：“谈谈有关你的去向问题。”

“去向？”苏晚晴只在脑子里打了个问号。她静静地等着下文。她已经知道，建设兵团里一些主要干部都像面前这个军人一样，戴着红领章红帽徽，属于正规的现役军人。而他们这些知青，虽然也发了两套绿军装，却都是制作粗糙的冒牌货。

“到哈尔滨你不必跟着下车的那拨人再去转车了，”那个军人说，“你就跟着火车上留下的人一起去汤旺河。”

“汤旺河？”苏晚晴听了这话感到很是震惊。黑龙江的每一小片土地对于她都同样陌生同样遥远，可是她怎么也无法想出，自己将被火车带去的，却不是她的目的地。

“为什么呢？”她不安地问。

“这没什么奇怪。”那个军人笑了笑，“临时调拨嘛，军队里常常有这种情况，我们调拨了几个人过来，平衡一下人数，没有来得及提前通知。不过，兵团战士嘛，就是不穿军装的军人，就应该像军人一样，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你能做到么？”

苏晚晴死死地咬住了嘴唇。她不知道此时的自己说些什么才好。她只是想象着，以后家里收到一封不知地名的远方的来信时，父母脸上该是怎样一副吃惊的表情。“可是，我的行李是运往那边的……”她找到了表露自己情绪的理由。

“噢，你的行李么，其实一开始就和这些人的放在一块儿了。”

苏晚晴看到那个军人一脸轻松地笑了笑，心里突然腾起一种受骗后的空落。事到如今，她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唉，既然都是上山下乡奔赴边疆，那就干脆跑得远远的，去见见世面吧！她倒是真想去看看边境地区是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两国之间隔一段距离就竖着一块界碑，还扯着一道带蒺藜刺的铁丝网。“好吧。”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不知怎么，反而有些愉快起来。

汤旺河是一条美丽的河流，这三个字也代表着它流经的一个边陲小镇。小镇人烟稀少，汤旺河水从镇中穿行而过的那段河床，倒是有些宽阔。它从小兴安岭山地中发源出来，伴着火车的路轨绵延几千里，汇入松花江，再和松花江流水一起奔向更大

的江河，奔向大海。如果有人认真追溯一下，说不定可以发现，汤旺河的源头与恐龙出没过的地点相距很近很近，甚至说不定可以发现它就发源于苏晚晴后来落身的那个连队的南山上，就是潺潺地流过连队的那条清彻的溪水。苏晚晴一见到连队里那条溪水时就产生了这个念头，于是在落身到那个连队两年以后，当她又发现那条小溪原来透透迤迤地穿过许多山岗草甸，正是向汤旺河的方向流去时，她就溯源而上，独自去寻找那条小溪的源头。她自认为那小溪必定是汤旺河的源头。她当然没有找到。小溪隐进了山间的原始森林，那里有野狼出没。

如果说苏晚晴改变去向偶然到达汤旺河的话，那么又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她引向了距佛山县最近的这个连队。当时为了不离开她熟悉的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她没有上指定她该去的那辆接人的汽车。伙伴们偷偷地帮她把行李从另一辆汽车上拽下来，和她们自己的一堆行李混在了一起。那个下午天正落着雨，苏晚晴在她的小伙伴的掩护下偷偷地爬上了开往佛山县附近的这个连队的汽车。她躲在苫盖着车厢的帆布底下，躲过了一次的编队点名。她和她的伙伴们都看到了领队人对一个空缺名额的迷惑和焦虑。她们没去理睬。直到到达连队以后，苏晚晴和她的伙伴们才向指导员晋香说明情况，请求正式留在了这个连队。

就在苏晚晴被命运送进了这个连队之后两年，也就是她独自寻找过汤旺河的源头的那一年的初冬，她经历了连队里发生的那一桩事情。

那桩怪事发生在老转业兵周怀庆的家里。那座蓝顶小屋，就是周怀庆的住房。

连队居地从远处或是从半空看，是个棋盘似的方阵，进到内部才知道，住房实际上由一条通往南山的大土道分割成了两半。

靠近土道的东一半是转业兵们的家属区，大食堂、井台、连部、巴掌大的小卖店都集中在这东半边。家属房建造得两家一幢，中间用厚厚的土墙间壁开。大门各自东西，房门外是一个遮风的L形门斗。门斗则两两相对。从房门进去，先是一个灶间，再跨着一间寝室。房是一律的土房，炕是一律的石板炕，灶间与寝室之间又一律夹着一道砖垒的防火墙。所有房屋的结构都一模一样，只是一幢房的这一个门与那一个门内的设施位置截然相反。这样从一家门出来再跨进另一家，就像是从小家跨进了一面镜子里。

知青们居住的宿舍区在那条土道的西边，到苏晚晴去时，那西半部实际上只有两幢知青宿舍。宿舍以其建筑面积作为代号区分，早盖的一幢只有两个房间，两房间之间是一条一米来宽的走道；两个房间里都有两铺面对面的大通炕。这幢房整个占地八十三平方米，就叫了“八三”宿舍。八三宿舍坐北朝南，它身后的另一幢房占地一百一十四平方米，代号就叫了“一一四”。在苏晚晴这第三批知青来后的第二年，连队在一一四宿舍的西侧又盖了一幢宿舍房，这房子占地面积又稍大些，一百五十二平方米，于是就叫了“一五二”。一五二宿舍再往西下一个坡，便是那条从南山流来的小溪。

知青们的宿舍简陋得很，除了石板炕上铺着一领从内地运来的苇席，再也没有其它东西。知青们住进以后，用木板搭起脸盆架，又在走道里架上几块木板擦起各自从家乡带来的木箱、帆布箱、柳条箱，女生们还撕开几件花布小衫给窗子挂上半截窗帘，倒也挺有点儿过集体生活的气氛。相比之下，老兵们的家经过他们自己的修整，比知青们的大宿舍可是强了许多。他们在石板炕上铺上一层毡板，漆成和房顶一样或黄或蓝的颜色；房外用冬天烧火的木板子垒起半截院墙，隔出一家一方独立的小院；

小院里搭起猪圈鸡窝；勤快些的，再种些吊瓜、豆角、向日葵，一派北方村舍的景象也就形成了。

在转业兵之中，周怀庆的脑瓜数得上灵活，他不但多挤占了一些地方盘了个大大的院子，还在佛山县城里挂上了一门不知几服之外的亲戚。他又放弃了老坦克车手的本行，没去开拖拉机，而是自愿当了个大车老板。这一来，时不时借给连队出车的机会带上老婆孩子逛逛县城，捎回点县城商店里卖的新鲜东西，再和县城里的亲戚来来往往地串用点粮食柴草，小日子过得似乎就比别家火爆些。更加上他的妻子翠珠比他年轻许多，模样长得也俊秀，格外受着丈夫的宠爱，日子就不但火爆，而且甜美。翠珠不必干家里家外粗重的活儿，只一心一意喂养刚刚绕膝的女儿，天长日久，在家里悠闲得越发娇嫩，老兵家属们凑在一块儿，惟她显得柔顺可爱。

这一天，周怀庆县城里的亲戚向他求援一些烧火的木片子。佛山县城离山比较远，又过起了半城镇式的商品粮生活，要烧柴，都是从附近的乡村里买。自从周怀庆挂起亲戚以后，这亲戚家冬天烧火的样子，大都便是由周怀庆供给了。连队里有机车有马拉爬犁，找个老兵搭伴进山放倒几棵树再让连里派个车拉回来，一冬烧火就有了着落。既然自家片子不发愁，再多捎上亲戚这一户，大不了再多伐两棵树。而说是支援那亲戚其实还人情还回来的钱财物品，又总会让周怀庆吃不了亏还稍有赚头。

周怀庆帮着亲戚拆了自家半院墙片子，平平整整地码在亲戚赶来的马车上。这样子打下已经有两年，让太阳晒得块块都裂了缝。临走时，翠珠拽着女儿小莲英又爬上了这挂马车。翠珠要去县城买块布料，顺便还要在亲戚家住上几天，到县医院看看她坐月子时落下的腰疼病。

周怀庆送走马车回到屋里，妻子女儿一走，房间立刻显得空

荡荡的。他无法忍受这阵空荡，转身出来，又朝连部走去。

连部混在家属房之间，只不过占用着一套家属房。这套家属房做了一点儿改造：把外灶间又切割成一大一小两块，里边大些的做灶间，外边小些的只能站得下两个人，寝室、灶间和大门三方的门都朝这里开着，算是个小小的门厅。寝室的那一间做了连部，灶间便做了小卖店。连部小得可怜，只摆得下会计、出纳的两张办公桌和一个报架。邮递员一个星期才由县城里来往一趟，报纸运到县城就已经迟了一个星期，再送到连队，最新的消息也是十天以前的了。小卖店更小，充当小卖店的灶间大不过五六平方米。小卖店的全部家当只是一个货架、三口大缸和两个麻袋。货架上摆的是几条香烟、几盒牙膏、几瓶罐头和一些毛巾、肥皂之类；三口大缸一口装酱油，另外的两口服着两袋人畜都少不得的大粒盐。尽管香烟、肥皂都按规定供应，每人每次只能买一盒香烟，一个月只能买一条肥皂，但小卖店毕竟是全连人惟一的去处，一到吃过晚饭，不少人就溜溜达达地到这小卖店逛上一趟，看看进了什么新货，也顺便进连部看看那些永远过期的报纸。

周怀庆到连部逛了一趟，看了几张报纸的大标题，又进小卖店买了一盒香烟，心里总算充实了些，便转回家懒懒地躺在了炕上。

北大荒的冬夜来得早，下午四点多钟，天就黑透了。周怀庆出去一圈消磨了些时间，也不过才刚刚八点。这时间知青们已经在大宿舍里不再出来，老兵们也各自偎在炕上不再走动，连队静得仿佛沉进了深潭。周怀庆一连抽了三支烟才勉强有了点儿睡意。他望望窗口，天穹的薄冥透过小花布窗帘映进屋里，映在天蓝色的炕面上，给黑暗中的小屋罩上了一层蓝色的迷蒙。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忽然听到一个女人凄凄切切的哭声，一种莫

莫名其妙的恐慌感突然向他袭来……

一夜无事，天刚蒙蒙亮，他又被一阵砰砰的叩门声敲醒了。敲门的是个男人，边拍着门板边喊着他。周怀庆倾耳又听了听，听出是他县城里的亲戚，急忙穿衣下炕打开了房门。亲戚身旁靠着辆破自行车，满脸栖霞。“你快去看看吧，”亲戚说，“翠珠不知突然得了啥病，魔魔怔怔的了。”

周怀庆闻听亲戚说了说翠珠的症状，暗暗吃惊。早上的大客车只从县城开出，他走了几里路，好不容易截下一辆过路的卡车，近中午时赶到了县城亲戚家。

仅仅隔了一夜，翠珠就脱了像。周怀庆看见，昨天分手时的那个娇嫩俊秀的妻子不见了，在亲戚家炕头趴着的女人披头散发，面目黄瘦，怯怯地圆睁着两只眼睛，畏缩的目光像打量陌生人一般在他脸上扫来扫去。周怀庆见妻子变成这副模样，又惊异又心疼，他上前摸摸翠珠的头，头热得发烫。“送医院去看看吧。”他对妻子得了什么病心里实在没底。

翠珠被送进县医院，输了一天一夜混合进各种药物的葡萄糖，除了体温降到了正常线，其它症状丝毫不见好转。她忽而哭，忽而笑，忽而倦怠无神，忽而又好像遭到针刺一般，张狂着手舞足蹈。周怀庆被翠珠折腾得发慌了，他想起夜间自己听到的奇怪的女人哭声，意识到自己遇上了什么事情，赶紧托人从连队叫来了尤特，把小莲英暂时托付给亲戚照看，自己则把翠珠弄回了家。

苏晚晴见到翠珠是在第二天的早上。那时候天色有些暗淡，空气里含着过多的水汽，眼看就要下雪了。她从库房里领了一把木杈，要到从大田里拉回的豆秸堆旁去干活，指导员晋香在库房外面叫住了她。晋香的脸上带着一种沉思的表情。

“小苏呀，”指导员说，“周怀庆家里出了点儿事情，你现在别去干活儿了，先去他家帮帮忙吧，那儿需要个女同志……”

苏晚晴看了看指导员，她从他脸上看出了一种难解的阴郁，她想那大兵家里发生的肯定是件不大愉快的事。但是她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安静地点了点头，把木杈又放回库房，朝着连队边角那幢蓝色屋顶的土房走去。

周怀庆家的屋里屋外已经堆聚着好些个老转业兵，个个脸上都显露出几分紧张和神秘。见苏晚晴来了，有人闪开身子，给她让出一条窄窄的通道。她从人墙中挤进去，还没挤进屋门口，听到里面传出了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

“你还我的房子，天冷了，降霜了，我的房子没有了，你还我的房子……”

苏晚晴很是奇怪。“怎么回事呀？”她轻声地问身旁一个老兵。

老兵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下颏朝院子的一个地方示意了一下。苏晚晴看看其他的人，其他人用目光也做出同一种暗示。苏晚晴迟疑了一下，重新钻出人堆，到院子里去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竟能如此神秘。

院子里，两个老兵正伸长着脖子朝剩下半截的样子墙上看着什么。苏晚晴走过去，她看见木样子中间有一个圆洞，圆洞不大，但似乎很深。“这是什么？”她问这两个老兵。两个老兵看着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显然是不愿冒犯什么，迟迟没有张口。苏晚晴觉得蹊跷，更耐不住好奇，指着那洞又问了一句：“这是什么？”两个老兵交换了一个眼色，其中一个拽了拽她的衣袖，把她拉得离开那洞，才轻声地、带有几分郑重地告诉她说：“是个黄鼬洞。”

“黄鼬？”苏晚晴有些不解。见苏晚晴毫无顾忌地冒出黄鼬二字，另一个老兵上前对她竖起一个食指摇了摇，凑到她耳边耳

语般地解释着：“黄鼬就是俗称的黄鼠狼……”

苏晚晴恍然大悟了，但又难以相信。早听说黄鼠狼是什么五仙之一，具有迷惑人操纵人的法力，传说中的故事难道真在眼前出现了么？她急迫地想看看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返身又朝屋里挤去。

她一只脚刚刚踏进门坎，有一只手从后边揪了揪她的衣服。“你把这个带进去给她……”

苏晚晴扭头看看，拽住她的是一个老兵的家属，那家属端着一只大盘子，盘子里盛着一只煮熟的鸡。鸡完完整整，褪去毛的光溜溜的肉身泛着喷鼻的香味，鸡冠和下坠煮成了灰暗的粉红色，两只脚爪则呈现出一种鲜亮的鹅黄。“这已经是第三只了。”那个端着盘子的女人蹙着眉，用无可奈何又加嗔怪的语调告诉苏晚晴说，“你再看看她吃鸡的模样！”

苏晚晴疑疑惑惑地接过盘子进了屋，看见翠珠半蹲半跪地偎在炕里的一个墙角，眼珠骨碌骨碌地从一个人的脸上滑到另一个人的脸上。周怀庆和炕边站着的几个老兵扭臂捋袖，一副严阵以待的模样。兽医刘宝泉捏着一支给牲口注射使用的粗大的针管，正在吸脸盆里兑好的肥皂水。肥皂水吸进针管，被空气挤出了许多浅黄色的泡沫。

苏晚晴端着盘子进屋靠近炕边，还没有来得及对周怀庆说句什么，翠珠冷不防从墙角窜了过来。她一把抓住鸡又极快地缩回了墙角，鸡淋下的汤水在她身前濡湿了一小片油渍。

周怀庆对妻子吆喝了一声，抓过苏晚晴手中的盘子接到翠珠胸前。翠珠会意了，她古怪地笑了笑，把鸡放回到盘子里。而后她又一把抢过装鸡的盘子，两手捧着盘子凑近下巴颏儿，尖起嘴，伸长脖子够着盘中的鸡，吸溜吸溜地吃起来。苏晚晴想起了刚刚那个家属说过的话，注意地看了看翠珠吃鸡的模样，那样子

果然与众不同，她尖起的嘴仅仅能够吸吮盘中一点残余的汤汁，而把盘中和鸡身上的汤汁彻底吸干之后，她才撕咬下一块鸡肉，且只用前牙费力地咀嚼。满屋子的人都注意地看着翠珠怎样把那只鸡吞食下去。按照刚才那个女人所说，翠珠吃下的这已然是第三只鸡了。

翠珠很快把那只完整的鸡撕咬成了乱七八糟的一小堆，她吃饱了，用闪电般的速度把盘子丢到炕边上，又迅疾缩回到墙角，把湿漉漉的手指在自己衣服上抹抓。她的目光重又骨碌骨碌地在人们脸上滚来滚去，神情里露出几分恐惧。

苏晚晴没有来得及再看清一些什么，她身边的周怀庆突然挥了一下手，两个老兵和他便一下子跳上炕去。他们一把抓住了翠珠，把她的双臂强扭到了背后。

“这是干什么？”苏晚晴惊恐地朝后退了两步，撞到墙边站立的一个老兵身上。那个老兵轻轻推住了她。

“给她灌灌肠。她吃鸡吃得太多了，上下不通……”

翠珠肯定明白人们抓住她要干什么，她拼命挣扎，散乱的头发放下来，湿漉漉的，一缕一缕遮住了半个面孔。她挣不脱几个男人强有力的手的按压，胸襟却被撕裂开来，袒露出了雪白的、鼓鼓的胸脯。苏晚晴不忍心看着她在那么多男人面前敞露着胸怀，凑上前去，要给她扯扯衣襟。翠珠已经被拖拽到炕边，她左扭右甩，周怀庆站在炕上，两手紧紧抓住妻子的两个肩头。

“唉，正好，小苏，你帮帮忙吧！”

他尴尬地朝着苏晚晴笑了一下，一只膝盖在翠珠肋间一顶，双手一扳，一下子把翠珠按趴在炕上，又朝一个老兵示意一下，那老兵一拽，翠珠的两条腿顺势滑到了地上。这时候的翠珠就像个被大人抓住拖打的孩子，趴在了炕沿上。

苏晚晴看着周怀庆和两个老兵如此麻利地把翠珠放倒在炕

沿上，有些惊呆了。她看见这时候的翠珠绵软无力，她的一边脸颊紧贴着粗糙的炕面，哼哼地喘息着，嘴角漾出一堆白沫。苏晚晴忽然两耳发鸣，她听不清周怀庆又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干点儿什么。

刘宝泉捏着灌满肥皂水的粗大的玻璃针管走上前来。周怀庆努了努嘴，示意苏晚晴和另两个按着翠珠的手再施上些力气，自己一只手揽住妻子的腰，另一只手咔地一声松开了她的腰带。

翠珠突然清醒了。她“啊”地嘶喊了一声，腾地扭起了身子，把苏晚晴一下子撞到了一边。她的双臂仍被两个老兵反扭着，她便左右摇晃着身体，拼命挣扎，拼命扭劲。但她只能无劳地挣扎和扭动，她的上衣被撕裂得全然裂开了，半截肉体无遮无掩地袒露出来。翠珠挣不脱扭着她的人，便扯开嗓子嘶喊，张大了嘴四处厮咬。她膨胀起来的气力支撑着她失去自由的身体四处冲撞。又有几个老兵冲上前来，抓住她，用力朝着炕沿上按压她，小小的土房里一片杂沓慌乱，人们被这女人的疯狂冲击得似乎也失去了理智，恨不得施出全部的魔法来制服她，钳住她。有谁从什么地方拿来两条粗硬的铅丝，周怀庆接过来，一条递给了两个老兵，让他们捆扎住翠珠的手腕，另一条他自己抓在手里，瞅了个机会，一下子扑上去，像勒牲口一样勒在了翠珠的嘴上，又顺势盘绕两遭，把铅丝头捆在了她的脖子上。

翠珠彻底失去自由了。她的双手再也不能扑打，她一扭动脖子，那道银灰色的铅丝就紧紧扼住她的喉咙，她一嘶喊，那道铅丝便又狠狠地扯着她的嘴角嵌进肉里几分。她再也不挣扎，再也不动弹，有气无力地趴倒在炕边上。

苏晚晴吓呆了。她的意识已然有些不大清醒。她脑子里只闪着一个念头，要给那可怜的女人掩掩衣襟。她在迷蒙中刚刚伸出手来，又被周怀庆轻轻打了回去。周怀庆见翠珠已无力挣